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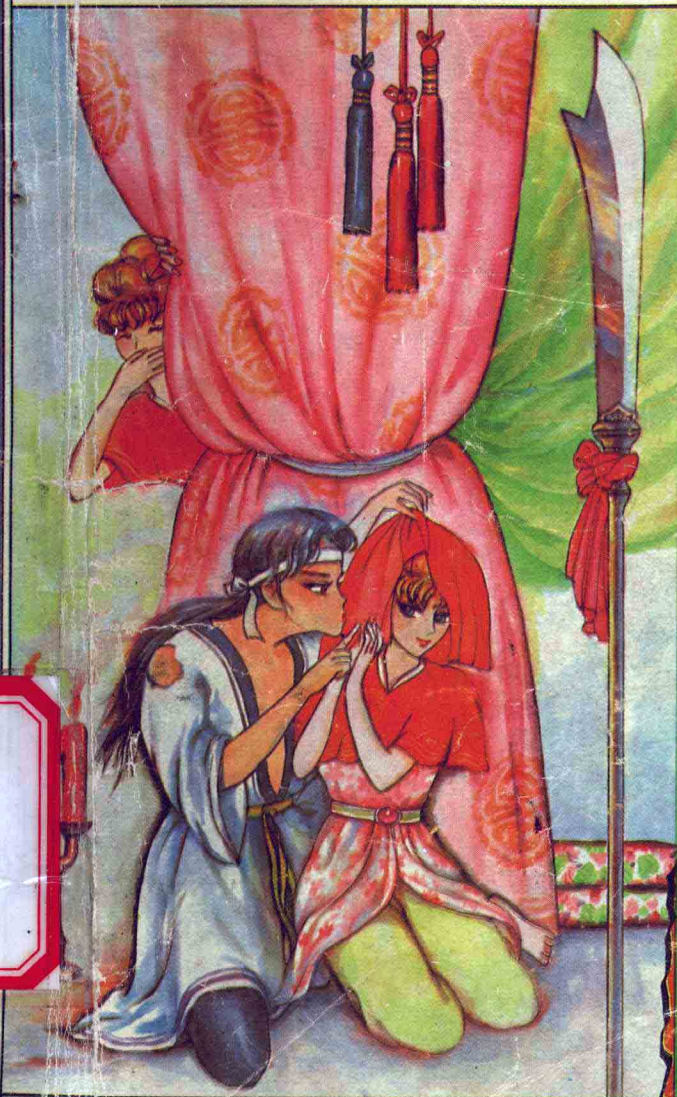
毒门唐家奇人艳事大系

查良居士武侠系列

好运浪子

查良居士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好运浪子

查良居士 著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十七章●

少女初恋



只见徐梅兰衣履不整，满面泪痕，步履踉跄的向自己哭奔而来。

于是忙迎向前去惊问：“可是岳天豪打了你吗？怎么弄成这样子？”

徐梅兰连头都未抬，无限伤心的答说：“不是他打我，而

是我打了他！”

这一来，江湖散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讶然道：“你能打得了他！”

“是的！”

“为什么打他？”

“因为我刚醒之时，意识不清，以为……他……”

“以为他向你轻薄是吗？”

徐梅兰羞涩的低下了头，仍欲向前奔去。

江湖散人忙一把拉住道：“快把衣服整理好，他根本不在前面！”

“那他到那儿去了？”

“可能在气愤之下走错了路，我们回去找找看！”

“此地的情形非常复杂，假若因此出了好歹我可真也活不成了！”

“那也不至于如此，据我所知，我那小兄弟的艺业，在目前江湖上，恐还无有出其右的人物！”

“怎么，他是你的弟弟？”

“徐梅兰说着，一双秀目在江湖散人身上直打转。

江湖散人当然知道她的心意，随道：“姑娘不必怀疑，他是我的义弟。”

“哦！我说呢！你这么大年纪，怎会有……”

她说了半截，觉得下边的话不便出口，所以忽然住口不说下去。

但江湖散人并不在乎这些，仅会心的一笑问道：“姑娘的姓名怎么称呼？”

“徐梅兰，家师人称‘铁拐婆婆’。”

“哦！原是吴舜华的高足，不知到此可事？”

徐梅兰迟疑了一下，不答反问道：“不知老前辈如何称呼，心内一乱，连礼数都忘记了，希勿见笑！”

江湖散人哈哈一笑，说出自己名号之后，又道：“数十年不走江湖了，这个名字也许姑娘很陌生！”

“并非老前辈名号陌生，实际是晚辈的见识浅薄。”

“可以告诉我来此的目的吗？”

“其实老前辈就是不问，也一定猜得到，来此的人，那个不是为了雪螭珠！”

“姑娘可曾见到过雪螭珠的样子吗？”

“我不过是想来凑人热闹，那有福份得到它！”

“珠虽未得，去先受其惠，姑娘知道吗？”

“老前辈语含玄机，使人费解！”

“言真意实，绝非故弄玄虚！”

“恕晚辈愚蒙，不知是何所指？”

“哈哈，假若不是雪螭珠之力，姑娘自问还有命吗？”

“啊！你是说雪螭珠就在岳……”

“嘘，小声点，谨防隔墙有耳！”

不想江湖散人的话方落，忽然有人哈哈大笑道：“姓韩的，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谁都知道，雪螭珠已被姓岳的小狗得去了！”

江湖散人同徐梅兰具是一怔，尤其江湖散人，真佩服一般人对消息传递之快，实在出人想像，他们在吃饭到现在，仅不过半天时间，竟任何人都知道了，看来今后小老弟的麻烦，恐怕还多着呢！

两人又走回徐梅兰遇袭的树林，唯有寒风萧萧，空山寂寂，岳天豪已知到了何处”

于是，两人在失望之余，便结伴向中原而返。

不过他们去的是天山北路，所以一路之上，虽未遇到什么麻烦，可也使终未得到岳天豪的消息。

一直到了安西，才听说最近出现一个“白虎神煞”其手段之狠，在康尔勒一夜之间，竟连杀数十名高手。

这个消息听在徐梅兰耳内，并不在意，因为这多天来，一直在思念着岳天豪，内习中也感无限歉意。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微妙的想法，那就是武林中人，虽说无忌讳小节，但到底自己尚是个黄花少女，即使岳天豪是为了替自己疗伤，总是以往素不相识。

而素昧平生的人，竟让他在自己身上豪无禁忌的乱摸一通，将来传扬出去，到底仍是件令人难堪的事。

因此，嘴内尚未说，内心里却有暗许之意。

所以对于其他的事，就是场下半边天，好像对他也无太大关系。

可是听在江湖散人耳里，立即下一动，暗忖：“不要就是小老弟吧，他刚出道，一切不知轻重，且兼在玄冰峰上的遭遇，已使他对人类充满恨意，若有人惹发他的脾气，真可能办得到……”

于是，便提议要去看看，究竟是什么要人！

徐梅兰是毫无意见，反正一路下来找到岳天豪，也许他去天山南路也说不定，现在去看看也好。

两人自安西到了敦煌，已是天晚时候。

住店之后，江湖散人思索着今后的行止，忽听任徐梅兰姑娘在外面骂道：“你这人讲不讲理，撞到别人不致歉也就算了，还要对别人发横？”接着便听另一人反驳道：“分明是你撞到了我，还要骂人家不讲理？”

“既如此说，你是有意找岔，以为我徐梅兰好欺侮是吧！”

“不好，欺侮又怎样，还能把谁吃了不成？”

就在这一阵工夫，店中已围拢来不少看热闹的，就听有好事的在一旁喝打！

江湖散人在房内一听不听，就忙跑了出来，见和徐梅兰吵嘴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少女，虽目产柳眉倒竖，却掩不住那份憔悴的神色。

于是忙叫道：“算了吧，都是为了一点误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谁知他不说话，也许徐梅兰尚不会发狠，现在经江湖散人这一说，好像有了仗势，立刻骂道：“虽吃不了你，却要教训你这不长眼的野丫头！”

那位白衣姑娘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见围着的人颇多，假若真动手打起来，实在不大好看，随着，“你不用狠，有本领晚上城南相见，看究竟谁教训谁！”

“好，一言为定！”

于是两人愤然的各自回转房内。

原来徐梅兰在住店之后，又想到外面去看看，不想刚去至门口，便和迎面来的一位少女撞个满怀。

本来各自忍让一下也就算了，谁知这多天来，徐梅兰一直闷闷不乐，再遇到这种逆心之事，所以便想把满腔怒火往别人头上泄。

至于那位白衣姑娘，并非别人，正是岳天豪在黑松林一怒而去，留在那里的米琼英姑娘。

原来岳天豪与米琼英的一阵相谈中，已把米琼英气晕了

过去，故岳天豪之去，她根本就不知道。

及醒来之时，已经又在总舵的静室中，而陪着她的，除干娘之外，就是两名婢女，其余一个人也没有。

看样子，干娘曾经哭过，虽仍未减却她端庄秀丽的仪态，但两眼有点浮肿，却是一看便知。

主母见米琼英醒来，即忙凑近米琼英身边道：“英儿，你是不是心里在恨干娘？”

米琼英毫不迟疑的毅然答道：“当然恨你，假若不是你们阻挠，说不定我们已过玉门关了！”

“是的，我猜想你也一定会恨我，甚至这种恨不是从现在起，早就在恨我了。”

“知道就好！”

“不过我却不后悔，因为我自问尚给人们作了点有意义的事。”

“故作神秘，荼毒生灵！”

“这是你现在的观点，也许将来你会改变的！”

“永远改变不了，尤其当我想到被你们掳来，便无法得到你这们干……干女儿！”

“身为六月桂的主母，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当她勉强说出干女儿三字时，竟扑簌簌又落下两行清泪。

不知是惋惜米琼英被掳时所吃的苦，仰是另有所思，令

气愤中的米琼英，也觉得不忍起来。

两人相对沉默了良久，米琼英终于忍不住道：“干娘，是不是因我的话令你太伤心了？”

有了你这个女儿，干娘高兴还来不及，那还会为两句话而伤心？”

“那你为什么哭？”

“这是因为太高兴的缘故，你可知道人在太兴奋时，也同样会落泪吗？”

“这是你自己在安慰自己！”

“也可以如此说，因为近十余年来，我都常常自己安慰自己。”

“就你独自一个在此吗”另外有没有干爹”

“有，但不一定叫他干爹！”

“应该如何称呼法？”

六月桂的主母，将嘴张了几张，终于凄凉的一笑，改变话题道：“乖女儿现在不必谈这些，我先问你一件事，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干娘。”

“什么事？”

“岳天豪对你怎样？”

“很好嘛！”

“你对他呢？”

“说不上来!”

“怎么跟干娘说话也卖关子?”

“不好也不坏!”

“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怎会不好也不坏?”

“人倒是顶好，就是发起狠来，便不顾一切了。”

“你是一指库尔勒的事，还是黑松林的事?”

“岂止这两宗，在无愁谷中对龙家八虎的手段，也够令人心惊了!”

米琼英说着，就把岳天豪对龙家八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主母听后，轻叹了一声，道：“你知道在黑松林中，我们伤亡多少?”

“我没有看到，谁知道有多少!”

“前两个数字合起来，也没有我们伤亡的多。”

“是不是要找他算帐?”

“为了你，从此不再提它了，不过这次死的人并不在多少，而是死的非常冤枉!”

“冤枉?”

“是的，不过将来也许会有代价!”

“会有什么代价?”

“这些你不懂，你的豪弟弟，可能要较你聪明些，假若我的看法不错，不论文事成功，你都比他不上!”

“咯咯咯咯!”你不用笑,尤其在经验上,虽未达纯青之境,已经高出你很多了。”

“唉!现在不知他到什么地方?”

“你很想他是吧?”

“想有什么用,现在到中那里找他去?”

“假若你想去,就派人一同随你去找找看,反正我知道,就是勉强把你留在这里,终久还是要离我而去的!”

“真舍得放我这个俘虏?”

“看,就凭你这句话,即知干娘这几天的用心,都是白费了!”

“我是跟你说玩笑的嘛!”

“玩笑也好,当真也好,你先在此耽一会,我去准备一下子就走。”

六月桂的主母,说至此,神色黯然的独自离去。

米琼英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觉得对这美丽的干娘,不知是依恋,仰是怜悯,总觉得她心灵上非常空虚。

不大一会工夫,即见干娘领着三长老云山,和四长老云灵一同进来,然后从一个精致的锦匣中,抽出一柄看去非常华丽的宝剑,递给米琼英道:“这柄剑你带着,虽非什么宝物,也非普通剑可比,但千万不能丢掉,因为它有很高的纪念价值。”

她说至此，轻轻的一叹，继道：“现在你就同这两位长老去吧，其他的一切，我都交待过，不用你多操心，等遇到岳小侠之后，只用你转达我一句话，希望他以‘苍生为重’就够了。”

人就是这么奇怪，米琼英在此的几天中，虽未受一点委屈，总有点“俘掳”的感觉，一旦即将离去，又对这位“干娘”生出无限依恋之情。

于是，恭敬的双手接过宝剑，颤声说道：“干娘，请自保重，所交待的一切，绝对替您转到就是！”

这位美丽的六月桂主母，不知存着什么心，走近米琼英跟前，先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趁米琼英不妨之际，突然点了她的晕穴，然后严肃的向两位长老道：“这孩子心底很纯洁，这里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她知道的太多，等见到岳小侠之后，就把我刚才说的意思转告给他，现在就去吧！”

两位云长老闻言，立即向主母施了一礼，由云山抱起米琼英即往外面走去。

到了门外，早有一乘二人小轿在那里侍候，云山把米琼英安置进轿的，又小心翼翼的将轿帘放下，方由两名大汉抬着如飞而去。

及米琼英醒来，已是敦煌的客栈中了，至于如何到了店中？其中经过些什么地方，她是一点都不清楚！

米琼英醒来之后，对于前后所发生的事情，简直像一场梦，可是随自己而来的两位长老，却一点不错。

于是便愤然问道：“你们这些说人话不办人事的恶贼，究竟安的什么心，把姑娘奶奶领到此地来，准备如何处置？”

云山忙上前赔小心道：“姑娘且莫见怪，这在主母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心中的难过，可能较姑娘更甚上几倍哩！”

“她恨不得我死，早知如此，当时在黑松林中，就让豪弟弟把你们全部杀光！”

“姑娘不必气愤，假若在房内嫌闷的话，不妨到外面走走，此地虽说不上热闹，总算是一个城市！”

“被人生擒的阶下囚，还有行动的自由吗？”

“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姑娘高兴，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

“好！那我可要走了？”“请便吧，绝无人阻拦！”

米琼英闻言，也不再多罗索，赌气似的，闷声不响直往外面走去。

她到街上打了个转，越想越不是味道，觉得一个人若失去了自由，一切便须听人的摆布这次外出，根本就没什么事，只不过是一时赌气而已，谁知回来时，便知徐梅兰姑娘相遇，一言不合，便要动起手来。

以上便是徐梅兰与米琼英等人，何以会同时在敦煌出现的种种经过，特在此加以叙述不提。

且说岳天豪又突然见了老哥哥，这份高兴，自难以言事所能形容。

所以几个人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客栈之中。

尤其江湖散人，内心中那份喜悦，并不较岳天豪稍差，他特地命店家备了一桌酒菜，送到房中来，然后乐哈哈大笑道：“平常打架，总是没有好结果，可是这次打架，却出了奇迹，来，大家应该痛快的畅饮几杯！”

说着，首先喝干了一大杯，然后将杯底向大家一照，又准备斟第二杯时，忽听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哟！老朋友，你倒先在这儿喝起来了，却不知有人找遍了全城，几乎把腿都快要跑断啦！”

岳天豪闻声知人，举在手中尚未喝的酒，随手一扬，循声泼了过去！

大家见状一怔，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见岳天豪指着门口怒骂道：“天底下没有见过你这样不识趣的人，怎么着，是看准我岳天豪好欺侮是吧！”

“不想来人并未发怒，反而娇笑道：“并未必发这大的火，酒要花钱买的，平白倒在地上多可惜！”

“可惜与你无关，基再多管闲事，可别怪我不给人留情

面！”

直到这时，大家方看清，不知什么时候，房门内靠右边的地方，站着—是位黑衣少妇，也正是岳天豪在枫扬庄之南所遇之人。

这时只见她赶前一步，凄然一叹道：“换过别人，也许他们不敢对我如此不客气，可是你，却早就不给我留情面了，岂止现在！”

江湖散人，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忙向那黑衣少妇一拱手，作了个让客姿势道：“姑娘有兴，不妨就会下同饮几杯！”

那黑衣少妇闻言，就微微一笑道：“还是这位老前辈比较达观些，不像你那小家气！”岳天豪哼了一声，正欲横身阻拦，却被云山拉了一把，以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小侠慢着，此人的来历甚是可疑”

岳天豪忿然的停住前阻之势，以“梵音心唱”答道：“我很清楚，只是不愿她经常像附身之影般，来扰扰不清。”

“要来的总是要来，不来的人，你请也请不到，何不慢慢察看她的用心何在，也好有个准备。”

“还有什么察看的，她根本就是五月枫的属下！”

“小侠何以知道？”

“很多迹象，都显示我猜的不错！”

云山未再说什么，显然在心情上也有点沉重起来。

“岳天豪和云山的一阵交谈，一个用的“传音入密”，一个用“梵音心唱”。别人虽听不到，但却沉默不语，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就这一阵工夫，那黑衣少妇不但已端然就坐，且取过酒壶，自己斟满一杯，向大家一举道：“我这不速之客，就借药献佛，敬各位一杯！”

“都是在江湖上跑的朋友，何必还来这一套，大家互相干一杯就是，说敬却不敢当！”

云灵笑容满面的说着，首先端起面前酒杯，朝前一送一晃，向黑衣少妇的酒杯上碰去！

他这一着，表面上看是在碰杯，实际上却是满含内力，欲探试黑衣少妇的虚实。

这种以敬酒为名，藉机给人难堪的事，在江湖上屡见不鲜，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

谁知却大出意外，当云灵的酒杯，与黑衣少妇的酒杯，在一碰之下，仅发出清脆一声响后，黑衣少妇杯中的酒，连荡漾一下都没有。

接着便听黑衣少妇娇笑连连的道：“还是这位老前辈慷慨，我这里谢谢了！”

说着，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丝毫不露痕迹。

可是反观云灵，情况便不同了。